

没有人曾这样在乎我，直到我们找到了彼此，也许从一开始我们便找到了彼此……

汉娜·汀婷^[美]

HANNAH TINTI

卢秋莹——译

被神遗忘 的男孩

THE
GOOD
THIEF

写给成年人的
“成长故事”

“不论经过多少挫折，我们依旧相信美好”

二十多个国际图书奖

获奖作品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汉娜·汀婷^[美]
HANNAH TINTI

卢秋莹——译

被神遗忘
的男孩

THE GOOD THIEF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被神遗忘的男孩 / (美) 汀婷著; 卢秋莹译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2.6
ISBN 978-7-5113-1033-0

I. ①被… II. ①汀… ②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29047号

● 被神遗忘的男孩

著 者 / (美) 汉娜·汀婷

译 者 / 卢秋莹

出 版 人 / 方 鸣

责任编辑 / 小 乙

特约编辑 / 张艳萍

封面设计 / 弘文馆·马顾本

版式设计 / 睿佳工作室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870mm × 640mm 1/32 印张 / 10 字数 / 240千字

印 刷 /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

版 次 /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1033-0

定 价 / 28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行部: (010) 82605959 传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若有人能比旁人写出一本更好的书，讲出一篇更好的道，
或者制造出一个更优良的捕鼠器，纵使这人隐居于山林之间，
全世界还是会争相上门。

——埃默森

第一部

1

那个男人在早祷之后抵达。消息传得很快：有人来了。圣安东尼修道院的男孩们全都挤在一起，紧张地偷看那个人解下缰绳，把母马拉到饲料槽前喝水。他们看不太清楚那个男人的脸——他的帽子拉得很低，帽缘都快碰到鼻子了。他把缰绳系在一旁的柱子上，马儿喝水时，他一边轻抚马颈，耐心等着马喝完水，男孩们也耐心地注视他。马儿终于从水槽里抬头，男人弯下腰拍拍马鼻，亲了马一下，然后用手背抹抹唇，脱帽，穿过院子，朝修道院走来。

常有人来这里领养小孩，有时是来找廉价劳工，有时是出于好心善意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圣安东尼的神父就会让孤儿们排排站，让前来挑选的人在队伍前走来走去，检查每个孩子。只要顺着这些人的视线，很容易就看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：通常是那些快满十四岁、个头高、最有精神或者最强壮的男孩；其次，他们的眼光会落在那些刚会爬、摇摇晃晃、纯真尚未受污染的两岁幼儿身上。剩下的只有中间那

些了——那些婴儿肥和卷发已经消失，但还不够大到可以帮忙做事的孩子。这些中间的小孩通常脾气最坏，全身上下都是虱子，肚子永远填不饱，又没多大用处。仁恩就是其中之一。

他对自己的出身毫无印象：父母是谁，有没有兄弟姐妹，统统不知道。他简直像是从一出生就住在圣安东尼了。他的记忆从生命的半途开始：热水洗涤的床单和去污碱的气味；稀淡麦片粥的口感；把砖块摔在石头上，看它裂成破片，用那些砖片在修道院墙上涂鸦，因此被神职人员鞭打，最后被命令用又冷又湿的破布把那些涂鸦洗掉。这些就是他所有的记忆了。

“仁恩”（REN）三个字母以深蓝色的线绣在他的睡衣领子上。睡衣是用上好的亚麻布做的，他一直穿到快两岁，后来院方把这件睡衣拿去给一个比较小的男孩穿。几年下来，仁恩学到的教训是要好好盯着爱德华，接着是詹姆斯，然后是尼可拉斯——历年来他在院子里围堵这些孩子，压住他们扭动不安的身体，仔细检查睡衣上那些褪色的字母，猜想当初是谁绣字上去的。R和E是清楚的十字跨绣，但是N比较细，向右歪斜，好像是匆忙中绣完的。到最后那件睡衣已经磨得不能再薄了，就被剪成绷带，约瑟夫神父把那块有字母的衣领留给仁恩。每到晚上他就把那小块布藏在枕头底下。

仁恩现在注视着那个陌生人。陌生人在修道院的阶梯上等待，两手交互着手中的帽子，在毡帽上留下潮湿的手迹。修道院的门开了，他走进来。几分钟后约瑟夫神父过来召集所有的孩子：“到圣像前集合。”

大理石雕成的圣安东尼像竖立在院子正中央：穿着方济会修士长

袍，头顶秃了一片，额头上绕着一圈光环。他一手拿着一枝百合，另一手抱着一个戴王冠的小婴孩。婴孩伸出一只手掌作祈求状，另一只手触摸着圣徒的脸颊。有时傍晚太阳下山时，阴影落在雕像上，使得婴儿的手看起来反倒像打了圣安东尼一巴掌。婴孩是耶稣基督，有这个雕像在，代表圣安东尼可以通天，将地上的消息传给上帝。每当厨房里少了一条长面包，或者约翰神父找不到钥匙时，孩子们就会被叫到圣像前罚站：圣安东尼，圣安东尼，请把我遗失的物品带回来给我。

新英格兰地区的天主教徒并不多。最早的时候，当地有个爱尔兰人以廉价的葡萄榨出浓烈的波尔特酒赚了大钱，他死前一心想上天堂，于是把葡萄园送给教会。圣安东尼的神父奉教会派遣前来接收这片土地，盖起了修道院，结果没多久就发现这附近住的全都是清教徒。不到一个月，那些清教徒不但放火烧了园地上的谷仓，污染了井水，某日天黑后甚至半路拦截了两位神父，把神父全身涂满焦油，黏上羽毛，再赶回老家。

神父们祈求上帝的指引之后，开始把目标转向爱尔兰人留下、功能完整的醉酒器。他们从意大利引进不同品种的葡萄枝子，经历多次尝试后，终于找到能在新英格兰崎岖多石的泥土里存活的品种。没多久，圣安东尼修道院酿造、以旧木桶熟成、用在早晚弥撒时的特醇葡萄酒开始出名。没有经过祝圣的酒卖给了当地的酒馆和庄园主人。地主派仆人趁夜晚来买酒，免得被邻居们看到他们跟天主教徒打交道。

又过了没多久，第一个小孩被送来了。有天早上天还没亮，约瑟夫神父就听见婴孩的哭声，门一开发现地上有个用脏衣服包裹的小婴

儿。第二个小孩躺在水桶里，被留在井边。第三个躺在篮子里，放在屋外的厕所旁。至于女婴，每隔几个月就会被“慈善修女会^①”的修女带走。修女们在有段距离外的医院工作，女婴之后的命运如何，无人知晓。男孩们则全留在圣安东尼。过没多久，修道院实际上已经变成一所专门收容当地镇民私生子的孤儿院：但是那些清教徒镇民偶尔还是想烧了修道院。

为了防范纵火事件再度发生，神父们在修道院四周筑起一道高一局的石砖墙，使修道院看起来像一座耸立路旁的堡垒。他们在入口的木门底下挖了个双面皆可推拉的小门，婴儿就从这个小小的开口送进来。神父们告诉仁恩，他也是从那扇摇摆小门被推进来的。隔天清晨神父发现他时，他全身都是泥——前一天夜里下过雨。仁恩对那场雨毫无记忆，但他常想，自己为什么会被抛弃在那么恶劣的天气里？结论总是一样：送他来的人迫不及待想摆脱他。

至于那道上锁的大门，只能从一个方向打开——由外向内。当仁恩用手指推着下面那道小摇摆门时，能够感受到木框的阻力。院内的这边没有把手，下面也没有可以拉起的沟槽。木板重厚而且老旧，是几年前从孤儿院后面的树林里刨到的上好松木。仁恩喜欢假想自己感觉到一股回弹的力量，像是一个母亲伸进手来，改变了心意想抱他回

① 慈善修女会（Sisters of Charity），为1633年由法国神父Saint Vincent de Paul在巴黎所成立的Daughters of Charity of Saint Vincent de Paul，主要是从事教育、孤儿收养和医疗等服务。该会的修女因身着灰色或蓝灰色修女服而有“灰衣修女”（the Grey Sisters）之称，亦称“病贫者的仆人”（Servants of the Sick Poor）。世上现今有许多宗教慈善组织沿用此名，精神宗旨与服务内容和最初的法国组织相似，但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连。

家，那是一只纤细苍白的手，在黑暗中努力摸索着。

圣安东尼雕像下，男孩们焦躁不安地互相推来推去，年纪大一点的紧张地咳嗽两声清着喉咙。约瑟夫神父沿着队伍走过来，替孩子们整理一下衣领，又朝自己手掌上吐口水，用力擦掉他们脸上的污迹，要不然就是用他的大肚子把没站好的男孩推进队伍里。现在他正快步走向一个因为太激动而喷出鼻血的六岁男孩。

“快点擦掉。”他说，同时把身体挡在那个男孩前面。院子那边，满脸严肃的约翰神父走过来，后面跟着刚刚吻马的那个男人。

他是个大约四十岁的农夫，肩膀宽壮，手指粗厚长茧，皮肤是日晒脱皮后的颜色，额头和两手背上都有一片片褐色的斑。他的脸非常和善，穿着干净的外衣，白衬衫熨烫得很平整，衣领紧扣，看得出来家里应该有个女人——妻子或母亲——帮他打点。

男人向排排站的男孩走近，停在两个金发男孩布朗姆和易奇面前。这两个双胞胎也属于半大不小的那群，比仁恩晚五年送进来。布朗姆的脖子比较粗，大约粗个两英寸吧；易奇脚比较大，大约大个两英寸。除此之外，两人并排不动时，很难分得出谁是谁。唯有当他们在田里工作，或是对松树丢石头，或在早晨洗脸时，才看得出两人的差异——布朗姆把水往头上一泼了事；易奇则会把手巾折成工整的四方形，往水盆里沾点水，慢慢仔细地擦洗耳朵后面。

大家都说没有人会领养布朗姆和易奇，因为他们是双胞胎，会给领养的人带来厄运。双胞胎中的老二通常是魔鬼化身的替身，一出生就该被溺死。但是没人知道布朗姆和易奇谁是兄谁是弟，所以也不知道会带来厄运的是哪一个。仁恩认为他们最好别站在一起，而且应

该尽量让自己看起来越不像对方越好。但他没把这个想法跟双胞胎提过，他们是他唯一的朋友，他不想要他们被领养走。

双胞胎正对着农夫猛笑，布朗姆突然用手环绕着他的兄弟，想把他抱起来。这个花招他以前试过一次，想在两个老绅士面前展现自己的力气，结果却惨不忍睹。仁恩站在队伍另一头看着他们，易奇用力抗拒着兄弟的同时，口中却突然背起九九表，而且在挣扎间靴子还飞了出去，从农夫的耳朵旁掠过。

约翰神父一直在长袍袖子里藏了一条细鞭子，这时刚好派上上场，抽出来就对着双胞胎兄弟一阵鞭打，此时约瑟夫神父在一旁捡起了易奇的靴子，而农夫继续往前走。仁恩双手放背后，抬头挺胸，男人停在他面前时，他屏息不动。

“你几岁？”

仁恩正要开口，农夫已经替他回答。

“你看起来大概十二岁。”

仁恩想说的是，他几岁都没关系，但不管农夫想要他干什么，他都愿意干。不过他没有说出口，他只是遵守着神父的告诫，什么话也没说。

“我要一个男孩，”农夫说，“大到够帮我做事，却也小得足够让我太太觉得她有个孩子。我要一个诚实、肯学习、能够做我们儿子的男孩。”他低下身，用只有仁恩听得到的声音问：“你认为你做得吗？”

约翰神父来到他身后：“这个你不会要的。”

农夫退了一步，表情有点困惑，也有点不高兴此时被干扰：“为

什么我不会要？”

约翰神父指着仁恩的手臂：“给他看。”

其他的孩子全往前挤上来，神父们和农夫等待着，仁恩动也没动，仿佛想要用等待来度过这个时刻，等到情势自动有所转变。他的眼神穿过农夫，停在石墙后的枫树上。树叶已经转红，秋风一到，那些树的模样也会随之改变，和现在完全不一样。约翰神父走过来，将手缩进长袍袖子里，接着细鞭随之落下，留下一道足以让男孩招出任何秘密的红色鞭痕。

他少了一只手掌。

仁恩左手臂的终点处，一块皮肤利落地覆盖着骨头，缝成歪斜的V字型。伤疤向外突出，但早已愈合。那片皮肤颜色苍白，缝针如蜈蚣的细足，张开成伞的形状后就停住、石化了。

从出生后，直到被送到圣安东尼之间，他在某个地方失去了一只手掌。他猜想那只手掌此刻的下落，闭上眼，脑中清楚浮现它的样子：手掌伸张，手指微弯。他想象它正躺在垃圾箱后面，躲在一个木盒中，或是藏在草地里。他没有去想手掌的大小，也不去担心它可能再也接不回来，他只是单纯地看着自己的右手，想着有一只本来应该与它相配的手掌，正在某个地方耐心地等待被寻回。

农夫没有露出任何特别的表情，但当他转身继续往前走时，仁恩看得出他脸上隐藏的嫌恶感。最后他挑中队伍另一头一个红发、有咬指甲坏习惯的男孩，叫做威廉。那个农夫表现得好像他从头到尾就想选择威廉。

仁恩眼看农夫把新儿子牵上马车。他拍拍男孩的头，转身数了些

钱给约翰神父，神父很快把钱放进长袍袖子里。攀上驾驶座准备出发时，农夫转头看了一眼圣安东尼的雕像。

“那些没人要的怎么办？”

“会被征召，”约翰神父说，“去从军。”

“军中生活很苦啊。”

“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了，”约翰神父说，“我们不质疑他安排的道路。”

农夫低头看了神父一眼，又看看那个正在紧张地咬指甲的新儿子，“我倒是会质疑。”他说。他松掉车轮的刹车，对马儿吆喝了一声，踏上归程。

2

在修道院的农舍里，约瑟夫神父给自己倒了杯酒，舒适地坐在椅子上，他脚下放了个暖脚炉——一个小铁盒，里面装满从厨房火炉拿来的木炭。他一边监督着孩子们工作，一边把两脚放上去。有时他打起盹，长袍起了火，但神奇的是他永远能适时清醒，用手里的酒水将火浇熄。

在他四周，孩子们正在替葡萄去梗、压挤果粒，然后过滤葡萄汁。时值秋天，收成接近尾声。约瑟夫看着他们把糖和酵母加进挤出的葡萄汁里，用包奶酪的纱布把桶子覆盖起来先放在一旁。再过一阵子就要把沉淀物过滤掉，将果汁倒进木制酒桶，再加进一点点已经酿好的酒，整批静置，让它们发酵。最后一个步骤是用虹吸管把酒导入酒瓶中，盖上软木塞封口。三个月后，这些酒就可以喝了。

约瑟夫神父对仁恩并没有特殊待遇，男孩所有的工作仁恩都得照做，但他倒是找到了一些办法帮他。田里采收果实时，他在仁恩的手

腕上绑个篮子；他教仁恩怎么用臂弯稳住漏勺，还帮仁恩把漏斗放在手指和残肢之间。有时候仁恩得花上比其他小孩多两倍的时间做同一件事，约瑟夫会讲一两句鼓励的话，那些话对仁恩很受用，能帮他顺利完成工作。

神父正在仔细端详酒杯里的酒，检查沉淀在杯底的黑色滤渣。然后他看着那群孩童，每次一有同伴被挑走，他们的反应都一样：工作时没人讲话，脸上挂着闷闷不乐与忿恨的表情。约瑟夫神父把杯子放在地上，推开暖脚炉：“我觉得我们应该来为威廉祷告。”他说。

“他不需要我们的祷告。”易奇说。

“每个人都需要祷告，”约瑟夫神父说，“尤其是好运降临到我们身上时，更需要祷告。”他叹口气，“因为厄运总是紧随好运而来，而且坏事成三。”

男孩们一边继续工作，一边想着神父所说的，其中有几个还窃窃自喜。

“你想，威廉的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坏事？”易奇问。

“很难说，”约瑟夫神父说：“任何事都有可能。”

“我相信他们在路上一定会被强盗抢劫。”

“接着他们到家后，”布朗姆接着说，“房子会起火。”

其他男孩纷纷加入讨论，每个人对威廉和他的新爸爸会遭逢什么样的厄运，都有自己的看法：他们被困在蜂群里，被成群野狼追，得了关节炎、水痘和瘟疫。

“够了！”约瑟夫神父喊，“坏事只应该发生三次就停了。”但男孩们欲罢不能，想象着各种凄惨事故，并以自己想出来的恶事沾沾

自喜。

仁恩试着想象威廉可能碰上的厄运，但是他无法抹去农夫抱威廉上车的那个画面。威廉安顿下来之后，不知道会不会写信来？有些被领养的男孩来信详述他们的新生活：温暖的床、干净的衣服，还有他们的妈妈为他们特别准备的餐点。男孩们好喜欢看这种信，不断传阅着，直到信纸破烂，墨水褪了颜色。

仁恩想象在威廉的新家里，有晚餐正等着他。农夫的妻子一定会拿出最好的餐盘，如果他们有的话；有的，仁恩认为他们一定有好的白瓷餐盘。桌上会有一小盅从后门外采来的野花，粉色、蓝色、黄色的小野花。还有面包，温热、切好放在篮子里用餐巾盖着的面包。桌上会有炖肉，热滚滚的一大锅，肉入锅前腌满丁香草料，咬起来又软又嫩。还有堆积如山的马铃薯、玉米粒，和喝不完的新鲜牛奶。农夫的妻子会倚在门边看着门外丈夫的马车抵达。她背后的窗台前，摆着一盘专为他们三人准备、待凉的黑莓派。

她不会介意他的手是残废的。一点也不会。

仁恩坐在地上，挑拣着葡萄，拔掉果叶和果藤，把腐烂和未成熟的果实放到一边。从田间拿进来的篮子里常有蜘蛛、小虫，有时候还有细小的黑蛇。仁恩的手指被葡萄汁液染成红色，颜色要好几天才会褪去。

他把挑好的葡萄倒入醉酒器，那是个坐落在农舍中央的巨大机器。有些孩童挤在导槽下，手中捧着吊桶，等着接果汁；另一群则推动着醉酒器中间像风车一样的曲轴。这个工作颇费力，要年纪大一点的男孩才能担任，他们一人推一轴，绕着圆圈走。再过一年之后，仁